

從論文發表談國際化

由於大學以發表論文做為個人研究成果的重要指標，台港的大學因而格外重視論文發表的數目以及被引用的次數。台灣在國際化起步之初，採用量化指標，以召眾信，便於管理。就好像早期的武俠小說作者，有以一字一行的典故取巧以增加版稅收入，而今論文發表走火入魔，一稿多投、評審造假、改變數據翻版再投、朋黨彼此掛名互引論文、甚至電腦模擬製造虛假論文、未經同意盲目添加共同作者等五花八門，都是論文數量化之後所導致的弊病，各地皆然，兩岸明顯突出，事出有因。

我擔任可靠度旗艦期刊 *IEEE Transactions on Reliability* 的總編輯屆 14 年，有感送審各專業期刊的文章成倍增長，然而炒冷飯的獨多。在編輯處理過的來稿中，看到不少是將他人的論文稍加更新，充當成果，甚至無視那些被更新藍本的文章到底有無價值。對於推導出些不痛不癢、無足輕重，甚至極其無聊的結論，作者似乎毫不在意，我自閉門造車，哪管學術的冬夏與春秋。

舉例來說，曾經有研究行為工程的，設計實驗，如獲至寶地證明雨中跑得快的人較不易淋濕，發表在學術刊物上。這不是廢話嗎！其實，這樣的論文不少，有些還獲報章大幅報導。與此同時，有鼓吹英語授課者，卻無實證英語授課是否增進學習的效果。英語授課的目的，到底是藉專業課目學習英文，或者是想藉英文以求取專業知識，甚至只不過想在國際化的藉口下趕時髦？諸如此類值得探討的題目，觸目皆是，為何沒有人願意花精力研究？社會裏，具有學、碩、博士學位的人很多，更有人沾沾自喜擁有多個博士學位，然而就事論事、肯做深度研究的卻與如此眾多的學位不成比例。

文以載道，內容遠較語言技巧重要。編輯 *IEEE Transactions on Reliability*，嚴格奉行這一原則。有創見的來稿，即使英文不佳，可為之修改潤色；反之，若是來稿英文道地而內容貧乏，一定退回。想想愛因斯坦發表的論文，數量並不過百，至於品管大師田口玄一（Genichi Taguchi）發表的那些震撼性論文，甚至當年在許多圖書館裏都找不著。有價值的論文，只要具有真知灼見，遲早會產生漣漪。

有說研究本土相關的題目，難被國際雜誌接受，其實不然；台灣就有研究本土鳥類、魚類、考古的文章發表在重量級的國際期刊上。在目前只求速成的氣氛裏，創一家之言的題目，雖受國際重視，卻少有研究；炒冷飯的論題，輕鬆方便，反而有人費心筆耕。

數量多少容易算計，品質高低則需要專家評定。凡事以數量為準而缺少或避開專業的判斷，正顯示出社會上彼此的不信任。如此圖方便以求近利的現象，並不限於專業論文的發表。聳人聽聞的故事，報章樂於誇大報導，有深度的文章，反而不受重視。遇到困難或質疑，若非誇誇其談，就想草率處理。斷章取義，而今盛行，不讓前人。

此外，社會上常不經實證，炒作議題，成就了代工文化。代工有其價值，不必全面抹殺。不過台灣現已被塑造成一個多樣性的代工社會，始於製造業，及於政界，正悄悄深入人心，而影響了教育界及其他行業。這種崇尚懶人包小確幸的普遍現象，值得研究！

所以，應該先變民風、士風、還是仕風？難到我們離國際標準果真有些距離？